



鲁迅作品选讲

(4)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75

新

鲁迅作品选讲

4

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教学小组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鲁迅作品选讲

4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.625 印张 40,000 字

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0,000册

书号: 10071·86 定价: 0.17 元

ALIC

出版说明

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”，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。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。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，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、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，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。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、反革命两面派，看得清，恨得深，斗争得最坚决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。鲁迅的作品，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，曾经致敌人于死命，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，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，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，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，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，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，决定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。由于水平所限，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，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。

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

目 录

文学和出汗	1
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	11
论“第三种人”	61

文学和出汗^①

上海的教授^②对人讲文学，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，否则便不久长。例如英国，莎士比亚^③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，所以至今流传，其余的不这样，就都消灭了云^④。

这真是所谓“你不说我倒还明白，你越说我越糊涂”了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，我想，这是总会有的，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，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。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，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，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，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。

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，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；抢得天下的便是王，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。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，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^⑤？

而且，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？

类人猿，类猿人，原人，古人，今人，未来的人……，如果生物真会进化，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。

不说类猿人，就是原人的脾气，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，则我们的脾气，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。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，实在难哪。

譬如出汗罢，我想，似乎于古有之，于今也有，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，该可以算得较为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了。然而“弱不禁风”的小姐出的是香汗，“蠢笨如牛”^⑥的工人出的是臭汗。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，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，是描写香汗好呢，还是描写臭汗好？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，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，委实是“岌岌乎殆哉”^⑦。

听说，例如英国，那小说，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，其中自然是香汗多；到十九世纪后半，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，就很有些臭汗气了。那一种的命长，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。

在中国，从道士听论道，从批评家听谈文，都令人毛孔痉挛^⑧，汗不敢出。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。

二七，一二，二三。

注 释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《语丝》

周刊第四卷第五期，后由作者编入《而已集》。

② 指梁实秋。梁实秋，当时的反动文人，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，新月派的主要人物之一。反动的超阶级的“人性论”，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及以后数年间写的文艺批评文章的基本观点。如他在《文学批评辩》一文中说：“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，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；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，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。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。《依里亚德》在今天尚有人读，莎士比亚的戏剧，到现在还有人演，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。”

③ 莎士比亚（一五六四——一六一六年）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家、诗人。

④ 云，语助词，无具体含义。

⑤ 欤(yú)，文言助词，表示疑问。

⑥ 梁实秋在《卢梭论女子教育》一文中说，有“聪明绝顶的人”，有“蠢笨如牛的人”，有“弱不禁风的女子”，也有“粗横强大的男人”。所谓“蠢笨如牛”，是梁实秋对劳动人民的污蔑。

⑦ 语出《孟子·万章》篇。殆(dài)，危险；岌(jì)岌，危险的样子。

⑧ 痉(jìng)挛(luán)，肌肉收缩，俗称“抽筋”。

讲 解

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革命作家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“新月派”的论战，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战斗，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资产阶级“人性论”的批判运动。

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革命暂时处于低潮。但是，毛主席领导着工农红军，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；文化阵线上，革命文学也逐渐有了新的发展。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形势下，“人性论”成为阶级敌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、破坏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。这时，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的“新月派”一伙，开始竭力投靠蒋介石。他们除了在后来提出什么“好政府主义”的反动政治主张外，在文艺批评、文艺理论方面竭力鼓吹的就是“人性论”。梁实秋从一九二七年起，陆续抛出《文学批评辩》、《文学与革命》、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等文章，系统地宣扬“人性论”，鼓吹文学应该写“普遍的”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，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是“把阶级的束缚

加在文学上面”，反对文学的阶级性，反对衡量文学的政治标准，提出“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”。资产阶级挑起的这场斗争，目的是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扼杀在摇篮里。

梁实秋的“人性论”一提出，鲁迅立刻给予回击。《文学和出汗》就是写得最早的文章之一。鲁迅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全面、系统地批判“人性论”，阐述文学问题的文章，主要是写于一九三〇年以后（如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等），但《文学和出汗》一文，已经贯穿着阶级分析的红线，闪耀着阶级分析的光芒。鲁迅的一系列反对“人性论”的文章，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用“人性”的幌子所掩盖的阶级面目，捍卫了新生的成长中的革命文学；同时，也为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和正确发展，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四十年前文学战线上的这场激烈斗争，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。这场斗争所涉及的问题和鲁迅对“人性论”的批驳，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，包括刘少奇、林彪这些反党野心家在内，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候打起“人性论”这杆破旗。我们学习研究鲁迅的杂文，研究这场论战，便会明白敌人的这些把戏，不过是黑暗泥潭中泛起的沉滓而已。

二

《文学和出汗》一开始，便用简练的文字，转述了梁实秋的论点和论据。论点：“文学当写永远不变的人性，否则便不久长”；论据：“例如英国，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，所以至今流传，其余的不这样，就都消灭了。”针对梁实秋的论据本身包含的矛盾，鲁迅伺隙乘虚，先给予尖锐一击，反驳道：“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”，“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”？既然如此，梁实秋的“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”的“断定”，就成为他伪造论据的证明。事实上，在阶级社会里，文学作品的流传，都是为阶级斗争所制约，所决定的。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，对于不利于巩固他们剥削制度的作品，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压迫和摧残。当时，革命和进步作家的作品，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“围剿”。因此，绝对地断言“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，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”，这正与“抢得天下的便是王，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”的反动“历史论”同出一辙。这样，在文章的第一层次，便把梁实秋的荒谬论据击破，并指出了他伪造这种论据的反动实质。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所提出的反动论点。

但是，动摇并不等于已经摧毁。在文章的第二层次，鲁迅便从正面入手，直接解剖论点：“而且，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？”鲁迅首先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：“类人猿，类猿人，原人，古人，今人，未来的人……，如果生物真会进化，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。”接着，深入一步，从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进行剖析：“譬如出汗罢，我想，似乎于古有之，于今也有，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”，“然而‘弱不禁风’的小姐出的是香汗，‘蠢笨如牛’的工人出的是臭汗。”鲁迅用出汗这种现象，划清了挣扎在饥饿、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与不劳而食、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者的界限，戳穿了梁实秋的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的谎言。然后，鲁迅又回过头来，再一次分析梁实秋提出的论据，从文学现象上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，指出英国的为梁实秋所称为描写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的文学，实际上也是阶级的文学。比如莎士比亚等人，他们的作品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、反对神权统治的要求，他们的创作是资产阶级利益、愿望的代表，“大抵是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”。只是到了资本主义趋于没落腐朽阶段，才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和情绪的“很有些臭汗气”的作品。在第二层次中，鲁迅不仅揭穿了梁实秋鼓吹的

“人性论”的虚伪性，而且宣告了“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”的文学才能长久流传的这种“超阶级”文艺观的破产。

梁实秋一向以“超阶级”的“文艺批评家”自诩，标榜自己的文艺批评只知道谈“人性”，不知道什么阶级不阶级，不知道是为那个阶级服务。鲁迅在文章的最后一段，揭开了他的阶级的真面目：“在中国，从道士听论道，从批评家听谈文”，因为满是叫人苟活的奴隶道德，满是公正脸孔后面的阴谋暗箭，所以，“都令人毛孔痉挛，汗不敢出”，这正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梁实秋一类人物的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！

三

通过鲁迅的层层剥皮，暴露了梁实秋的逻辑混乱，戳穿了他的“理论”的虚伪和反动。文章虽短，但很有力量，对论敌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。这种力量，不是靠“一味鼓噪”的声势的威吓，文章中并没有剑拔弩张的言辞；这种力量，主要也不是靠收到了很好效果的尖利的讽刺；产生这种力量的根本原因是鲁迅在这个时期，已逐渐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。《文学和出汗》写于一九二七年底。大革命失败前后，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上是个关键时期。鲁迅在广州，目睹了蒋

介石叛变革命后屠杀革命党人的白色恐怖，现实的残酷的阶级斗争，使他一向相信的“进化论”的思想轰毁。因为，他“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则投书告密，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”（《三闲集·序言》）。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苦学习，使鲁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。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，使他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能抓住本质，讥评时事，驳斥论敌，切中要害。鲁迅在《文学和出汗》中，通过对生活现象和文学现象的一分为二的分析，揭示了梁实秋的论点与生活现实的不可调和、无法克服的矛盾。梁实秋要人们写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，但“原人的脾气，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”；梁实秋说只有写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才能长久流传，出汗该可以说是“永久不变的人性”了吧，但是，“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，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，是描写香汗好呢，还是描写臭汗好”？对鲁迅提出的这些问题，梁实秋是无法回答的，因为阶级分析的解剖刀，正刺中“人性论”的心窝。如果他要回答，就只能撕下“人性论”的假面，露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赤裸裸的本相来！

《文学和出汗》讲的是重大问题，用的譬喻却是出汗这种生活中的微小现象；文章讲的是深刻的道

理，但文字却形象通俗。理论性的问题表达得明白晓畅，是这篇短文、也是鲁迅不少文章的特色。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认识和掌握，是同他的斗争实践、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紧密结合的。在他的思想宝库中，马列主义不是干巴巴的教条，而是战斗的指南。反映在他的文章里，就是论述批驳上的有理有据，有血有肉，深入浅出。同是批判“人性论”的文字，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中有“自然，‘喜怒哀乐，人之情也’……”一段。在《喝茶》中又有：“所谓‘秋思’，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骚人墨客，会觉得什么‘悲哉秋之为气也’，风雨阴晴，都给他一种刺戟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‘清福’，但在老农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，就要割稻而已。”读到这些形象通俗而又分析透辟的文字，人们不禁感到豁然开朗。这就是鲁迅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结合所产生的力量。

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^①

听说《新月》月刊团体里^②的人们在说，现在销路好起来了。这大概是真的，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，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、七号的合本。顺便一翻，是争“言论自由”的文字和小说居多^③。近尾巴处，则有梁实秋^④先生的一篇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，以为“近于死译”。而“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”，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，以及在《文艺与批评》^⑤的后记里所说：“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，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，译完一看，晦涩，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；倘将伪句^⑥拆下来呢，又失了原来的语气，在我，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，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，所余的惟一的希望，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”这些话，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，还在“硬译”两字旁边加上套圈，于是“严正”地下了“批评”道：“我们‘硬着头皮看下去’了，但是无所得。

‘硬译’和‘死译’有什么分别呢？”

新月社的声明中，虽说并无什么组织^⑦，在论文里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“组织”、“集团”这些话，但其实是有组织的，至少，关于政治的论文，这一本里都互相“照应”；关于文艺，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^⑧的余波。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“……但是不幸得很，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。……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，……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。……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，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，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字旁也有圈圈，怕排印麻烦，恕不照画了。总之，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，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，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，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，于是出示曰“此风断不可长”云。

别的“天书”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，从我个人来看，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。第一，梁先生自以为“硬着头皮看下去”了，但究竟硬了没有，是否能够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以硬自居了，而实则其软如棉，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。第二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，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这问题从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这篇文章